



就在烏克蘭陷入令人焦慮的迫害時，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台灣，許多組織和個人都展開行動，希望盡一分地球公民的責任，協助烏克蘭度過難關。戰爭爆發一個多月後，陽明交大就決定設立烏克蘭專案，並且透過既有的募款管道、思源基金會及校友間的口耳相傳，向校友和企業募款。各方的回應不但迅速而且熱烈，短短幾個月就募得四千萬元台幣。有了這股活水，學校得以提供烏克蘭學生機票、住宿以及每個月兩萬六的生活津貼。單單二〇二二年秋季開始的新

學年，陽明交大已順利歡迎16位從烏克蘭飛來的新生。瘦瘦高高的歐力思解釋，雖然姐姐先來到台灣，但其實是他的高中先得到消息，知道台灣有獎學金的機會，他馬上告訴姐姐。楚西雅說，父母一開始受網路上的資訊影響，擔憂台灣局勢不穩定。但她明白眼前的戰事更危險，所以她毅然申請，也先獲得中研院一個為期三個月短期計畫補助；到台灣後，才再轉向陽明交大申請烏克蘭專案名額。

二〇二二年八月底的旅程，讓他難以忘懷。當時，他坐火車抵達烏克蘭和波蘭的邊境，被海關官員嚴密搜查，攜帶的衣物每一件都被翻出來檢查。海關官員還不斷問他：「你為什麼要出國？」歐力思心想，也許他們不相信他只有16歲，懷疑他違反18歲不得離境的禁令。「我當時真的很害怕，這是我第一次出國，第一次沒有親人陪伴的長途旅行，還有第一次講英文。」戰爭帶來的肅殺氛圍，青少年的歐力思親自體會後，才明白背後難以想像的壓力。

相較於姐姐在波蘭四天就等到入境許可，弟弟歐力思卻等了快兩星期、辛苦很多。歐力思補充說，他必須先讀完高中才有資格申請陽明交大的獎學金，那時候已是夏天，戰爭局勢變得更嚴峻。儘管姐姐四月就抵達台灣，可以遠距指導他要去哪裡申請什麼文件，以及過程中要注意的事，但他一路仍難掩緊張。

堅韌與勇氣之旅

—— 烏克蘭姐弟跨海來台迢迢學習路

文／特約記者李慧菊
圖／秘書處、國際處

在「烏克蘭專案」協助下，首批烏克蘭新生於二〇二二年秋天順利來到陽明交大。他們逃離戰火、遠渡重洋，克服出入境簽證等種種困難，終於可以在這裡繼續完成因戰亂而中斷的學業。來自基輔的楚西雅和歐力思姐弟的故事，可說是烏克蘭學生的縮影。



在世人親眼目睹下，成千上萬烏克蘭人在戰爭的衝擊下，不得不如蒲公英種子四處飛散，尋求新的安身立命處。其中，基輔一戶帕拉馬秋克家（Palamarchuk）的一對姐弟，也離鄉背井到了台灣，成為陽明交通大學的新生，他們是修國際衛生學程的姐姐楚西雅（Anastasiia），和學資訊工程的歐力思（Oleksii）。

意外的戰火，帶來生命中意外的轉折點。還只是幾個月前，二〇二二年三月，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事逐漸加溫，帕拉馬秋克一家人跟所有烏克蘭同胞一樣，必須在失序的日常中找到新的平衡。23歲的楚西雅回憶，她原本只要再念一年，就可以拿到醫學院的碩士學位，可是到學校學習的日子變成躲警報的日常；一切變得確定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警報一響，就得從七樓的家往下衝，不知道要在防空壕躲多久，也不知道炸彈會掉在哪裡……



01 / 姐弟倆談起逃離戰火、遠離家鄉的經過，仍不勝唏噓
02 / 楚西雅和小弟在基輔的聖誕市集（圖／楚西雅提供）
03 / 代表烏克蘭傳統幸運護身符的娃娃 Motanka Doll



07 / 在烏克蘭專案感恩晚宴中，與會校友、企業代表及師長們與烏克蘭學生親切互動交流
08 / 在台灣和朋友一起登山健行 (圖/楚西雅提供)



04

好不容易跟海關磨了四小時，他才踏上波蘭的土地，辦理來台各項事宜。等證件期間，為了省錢，他投靠住在捷克的乾爹 (Godfather) 家，住了一個多星期，才再回波蘭拿證件；之後又飛到土耳其伊斯坦堡轉機，才終於飛向桃園中正機場。

新冠疫情讓國際旅途增加許多困頓。歐力思是在一個大風大雨的深夜抵達隔離旅館。經過這陣子的折騰，他累得倒頭就睡。可是，沒多久，當他在房間獨處，想起自己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與留在烏克蘭的家人團圓，不禁哭了出來。

不過，不到一年，帕拉馬秋克兄弟已經能欣賞新環境的特色；緊繃的心，也慢慢放鬆了下來。在光復校區國際處二組負責協助烏克蘭留學生的陳佩彰，就觀察到，歐力思剛到時看起來很緊繃，無法跟他有什麼對話；現在整個人已輕鬆很多，常跟人有說有笑。

事實上，學校做了很多安排，協助這些遠客適應新生活。例如，他們在赴台之前就可以透過網路社群，跟學長姐聊聊任何與學業、生活與就業的問題；等入學後，學校更設計團體旅遊、與他校交流等活動，讓他們接觸台灣文化各層面；此外，還提供免費的國語課程，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。

提起學國語，性格活潑的楚西雅笑著說，其實她高中時學了二年的中文，但後來上大學幾年沒練習就忘光了。「來台之前，真的知道非常少，我甚至不知道

「我最熟悉的國語是『不好意思』。」歐力思說完，馬上不好意思地笑出來。還在讀大學的他，必須上一些完全用國語上課的課程。耳朵幫不上忙，他就用眼睛專心盯著黑板上的公式，「跟丟了」、不懂時就請好心的同學翻譯：「不好意思，請講一下……」第一個學期19個學分都及格，他很開心也自信地說，會更努力學國語，下學期一定會更自在。

而在烏克蘭念過大學的楚西雅，對在台的學習有自己的觀察。她指出，她所讀的伯侯莫茨國立醫學大學 (Bogomolet 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) 學風跟台灣非常不同。因為台灣的上課方式以講授為主，學生多半只是聽，讓她覺得好像回到高中時代。在烏克蘭，學生必須做好充分預習，教授上課多半只是討論、提問、個案研究等，而台灣的課堂顯得安靜很多。在烏克蘭剛上大學時，她也曾抱怨壓力大，覺得自己要做很多研讀跟準

台灣也是講中文的。」楚西雅有點遺憾，她到現在還沒辦法流利地用國語跟人交談。在生活中，她最常用的詞是「不知道」——她想了想又追加一句：「再一次」，因為她加入舞蹈社常需要請老師再示範一次。



05

04 / 楚西雅和弟弟歐力思分別在陽明校區、光復校區就讀
05 / 姐弟倆已慢慢適應在台的學習、生活
06 / 歐力思努力學習中文，希望繼續攻讀碩士



06

備，但後來也適應了，「可是現在又要再適應一次，也許不是好壞的問題吧……但就是必須適應。」

倒是教室外，台灣友善的溫暖給她很大的安全感，令她驚喜。「我出門都不需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包包。在街上，如果有人腳被踩到了，一聲『對不起』就沒事了。在烏克蘭可不行，大家一定起爭執。」由於台灣社會的安定，現在父母已經對他們很放心了。

當然，學校每月提供的兩萬多生活津貼，也是安全感重要的來源。姐弟兩個人人都表示，

許多烏克蘭同學都會盡量存錢，不管是要寄回老家，還是為將來做準備。歐力思甚至用巨額 (huge amount) 來形容這筆錢：「有



08

這些錢，我想做什麼都可以。」除了花最多錢吃飯，來四個月多的他也買了一雙球鞋，並出門旅遊、跟姐姐爬山健行。

展望未來，這一對姐弟，心情可能有一點不同。弟弟學理工，顯得胸有成竹，姐姐則是還沒有明確的規劃。跟許許多多離開國家的烏克蘭人一樣，生命總是要面對一些不確定的變化。但是有了這一次成功的海外就讀經驗，面對未來的挑戰，他們應該是更有勇氣跟信心的。